

随 笔

那些年的夏天

刘金玉

昨天夜里一只蚊子在耳边飞来飞去,老公起来,插上一个电蚊香片,不一会儿蚊子就消停了。闭上眼睛,迷迷糊糊,想起小时候的夏天。

那时候家里没有空调,只有一个风扇,还是合式的,带几个彩色的小灯,一圈一圈地转。为了凉快一些,床上会铺竹席,枕头是用竹子切割的小方块拼成的“麻将枕”,睡一觉起来,脸上都是方块印。蚊子特别多,家家户户都会用竹棍在床上撑一个白色的蚊帐,枕头边放一瓶风油精。

放暑假,妈妈会带我们回农村老家。院子里有一口压水井,早上压一大盆水,经过一天高温暴晒,水热乎乎的。吃完晚饭,妈妈让我跳进大盆洗澡,瞬间就凉爽了。前半夜暑气未消,屋里闷热,妈妈让哥哥把竹床抬出来,放在桐树底下。我和奶奶躺在竹床上,奶奶拿一把大蒲扇,一下一下,缓缓地给我扇风。风柔柔的,我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哥哥不愿意睡床,把架子车后轱辘一卸,前轱辘一支,坡度刚刚好,凉席折叠起来往架子车上一垫,一个完美的床就组装好了。

睡前他站在水井旁,舀一瓢水,从头往脚浇下来就算是洗澡了。有时候半夜热得很了,他会再浇一瓢水降温。没有空调的三伏天,家家都想尽办法降温祛暑。

在吃的方面,河南人的夏天离不开捞面条。捞面条的面必须是手擀的。妈妈每次擀面条,脖子上都会搭一条毛巾,擀几下就得擦擦汗。面条下好,必须用井水过一下,这样会更筋道。夏天,菜园里的蔬菜大丰收,青椒、豆角、番茄、黄瓜因为高产成为餐桌上的常客。配捞面条的臊子,家庭条件好的是番茄鸡蛋,更多的时候是青椒豆角、青椒茄子。现在常吃的青椒肉丝臊子,那时候一个夏天也吃不上一回。河南人都知道,捞面条的灵魂是蒜汁。掐几片藿香放在石臼里,跟蒜一块儿捣成泥,再滴上自家磨的香油。家里的壮劳力一碗面条配两勺蒜泥,连臊子都不用浇。讲究的家庭主妇会准备一些配菜,把黄瓜切成细细的丝,或者烫几根青菜,再捏上一撮芝麻盐,口感更加丰富。河南人讲究原汤化原食,吃了干的,喝点面条汤润一润,省得另

做汤了。捞面条因其凉爽的口感,在河南一直稳坐夏季家庭主食的第一把交椅。尤其是家里的男劳力,干了一上午重活,又热又饿,两碗捞面条下肚,马上恢复元气。跟现在女生心情不好的时候吃蛋糕、喝奶茶一样,捞面条在一个扛起家庭重担的男人心里,也有着治愈的力量。

盛夏时节,捞面条治愈了男人,而池塘则是男孩们的乐园。整个夏天,你想找家里的臭小子,那就得去塘里、坑里、河里,他一准儿在那里扎猛子、抓泥鳅、摸河蚌。毒日头底下,知了一声一声不停地叫,柳树的枝条无精打采垂在水面上。大胆的孩子爬上粗壮的树枝,从上往下蹦,溅起大片水花。家长不喊,小孩是不会上岸的。喊得着急的家长拿着柳树枝子站在岸上,孩子一上来,就对着他“噗噗嗒嗒”滴水的屁股一顿猛抽。一个夏天过去,孩子们的皮肤都会变成油亮亮的古铜色。暑假作业写得如何不知道,水性都长进不少。

对于孩子们来说,夏天再没有比吃上一根冰棍更开心的事了。过去的雪糕品种很少,常见

的就一两种,绿豆雪糕算是高档的。卖冰棍的人骑着二八大杠,后座上绑一个白色箱子,箱子里装着码得整整齐齐的冰棍。他走街串巷,扯着嗓子吆喝:“雪糕雪糕,凉甜解渴!”当时县里的雪糕厂就一家,是热电厂的副业,我爸负责雪糕厂的生产运营。在外面玩熟了,我就带着小伙伴钻到冷冻车间,帮工人们干活。一进车间,零下十几摄氏度,冷得直打哆嗦。冰棍生产工序简单。我爸把料配好,工人把料倒进铸铁的四方模具里,我们小孩往模具里放小木棍,然后由工人把模具推到冷冻池里。冰棍一凝固,再把模具捞上来磕出冰棍,孩子们负责用一个印着“电厂雪糕”的棉纸包装。当然,我们的福利就是可以尽情享受生产出的“残次品”。

往事像电影画面一帧帧滑过。高科技让现在的夏天有了更高的舒适度,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心中反而生出一种叫“怀旧”的情愫,怀念五彩灯风扇吹过的夏天,怀念月亮底下睡竹床的夏天,怀念瓜田里摘西瓜的夏天,怀念儿时能吃上绿豆雪糕的夏天……

诗 歌

写下万亩辽阔(外二首)

田军

今日,在中国内陆最大的水域
我要写下丰硕,写下巨大
写下碧绿,写下旺盛
写下葳蕤与葱茏
写下日月,写下星辰
写下博大与精深
写下中国,写下河南,写下周口
写下淮阳万亩龙湖的辽阔
写下中华八千年文明

那一层又一层的涟漪
等同于一页又一页的历史
那一道又一道的波纹
等同于一行又一行的小麦
那一波又一波的浪花
等同于一季又一季的硕果满枝
等同于滴落在土壤里的汗水
等同于满地的金黄

鱼儿在这里自由地遨游
蜻蜓在这里自由地飞翔
野鸭在这里自由地嬉戏
小草在这里欢快地生长
蒲苇在浅湖里随风飘荡
荷花在湖里蓬勃地开放
就连湖底的白云也忘了来的方向

在这里
在河南,在周口,在淮阳
我要写下这万亩的辽阔
写下我向上奔跑的梦想
写下我对你殷殷的祝福
写下我奔涌的、炽热的永恒
写下八千年的生生不息
写下八千年的源远流长
哪怕我是夜空里一点点的雨滴
也要在这万亩辽阔里
闪烁光芒

写下今夜

今夜,不再犹豫,不再彷徨
以背水一战的决心
铺开一张张白纸
以所向披靡的斗志
蘸着龙湖里清澈的水滴
写下垂柳,写下野鸭
写下水鸟,写下蜻蜓
写下湖水里那葳蕤的蒲苇
写下湖底的那弯弯月亮
闪烁的星星和流水般的云朵
最想写的还是那一湖干净的荷

今夜,我不再彷徨和犹豫
我要在这荷香万里的静夜里
写下舞蹈和歌声
写下喧嚣和宁静
写下闪烁的霓虹灯
还有绵长不绝的汽笛长鸣

心中不能没有荷

我心中一直想念的是淮阳
是淮阳那万亩的龙湖
是龙湖里那一簇一簇
生动活泼的小荷

为什么我总想写淮阳
写淮阳,还总想写淮阳的龙湖
写龙湖,还总想写龙湖里的荷

淮阳离不开碧绿的龙湖
龙湖离不开葳蕤的小荷
亦是我离不开淮阳
离不开淮阳的龙湖
离不开龙湖里的荷

我心中不能没有荷

随 笔

洛水曹风共牡丹

郭子林

牡丹极具观赏价值,历来备受世人喜爱。其适应性强,遍布全国各地。若论花色齐备、品种荟萃,并以牡丹盛名享誉海内外的,当属河南洛阳与山东菏泽(古称曹州)两座牡丹名城。

自古便有“洛阳牡丹甲天下,菏泽牡丹冠海内”的说法。洛阳有“中国牡丹花都”的称号,而菏泽则被命名为“中国牡丹之都”,两地围绕牡丹衍生出诸多传说,代代相传,历久弥新。

民间流传一则彰显牡丹风骨的经典传说:武则天冬日一时兴起,想要雪中赏百花,便颁下圣旨令群芳违背时令开放。一众花卉迫于帝王威仪次第绽放,唯有牡丹仙子傲骨凛然,抗旨不从。此举惹怒武则天,牡丹被贬出御苑,流落至洛阳邙山荒郊。女皇余怒难消,又传旨将牡丹尽数焚毁。牡丹生命力极强,纵然枝干被烈火烤至焦黑,根系却完好无损,第二年春风一吹便破土重生、抽枝绽放。人为摧折反倒造就了“焦骨牡丹”这一特殊品系,也为洛阳牡丹赋予了不屈不挠的精神底色。当然,这段故事仅为后世文学演绎与民间附会,事实上,武则天定都洛阳后,曾大力引种繁育牡丹,推动了洛阳牡丹的繁盛。洛阳牡丹中,花王姚黄、花后魏紫是千年经典品种,豆绿、青龙卧墨池等珍稀名品同样风姿卓绝。牡丹之美,既源于天生丽质的禀赋,又凝结着历代花农养花、育花的汗水和

智慧。刘禹锡笔下“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描摹的正是牡丹盛放、游人如织的盛景。

好事成双,两城美景遥相呼应。自洛阳向东七百余里,便是同样声名远扬的“中国牡丹之都”菏泽。每到牡丹花期,游人摩肩接踵。当家品种曹州红、状元红次第盛放,引得八方游客驻足观赏。加之菏泽物价亲民、民风淳朴,常令人流连忘返,生出“但愿常作曹州人”的感慨。

《聊斋志异》中有一篇《葛巾》,更是将东西牡丹二都紧紧联结在一起:洛阳有位常大公子,听闻曹州牡丹不输洛阳,便远赴曹州寻访。因花期未至,不愿无功而返,便借住在大户人家花园中静待花开,日日在一株牡丹树下流连。一天傍晚,偶遇容貌绝美的女子葛巾,二人互生情愫,后一同返回洛阳。葛巾又牵线,将妹妹玉版许配给常二公子,两对佳偶各自诞下子嗣,日子美满顺遂。可叹好景不长,常家兄弟猜忌姐妹身世,隔阂日渐加深。两位花仙心寒不已,怒抛幼子飘然离去。幼子落地之处,长出两株奇美无比的牡丹,一紫一白,超凡脱俗。人们为纪念把美丽留给世人的两姐妹,以其名字为奇花命名,紫花唤作葛巾紫,白花定名玉版白。

洛阳与菏泽,因牡丹结缘,凭牡丹扬名。两座花城各有文脉,平分秋色,共同撑起了花中之王牡丹的千年盛名。

道源



本版统筹审读 董雪丹
投稿邮箱:zkbrdaoyuan@126.com

荷塘野趣

肖海清 摄



散 文

阿禾的红毛线

晨曦

取快递时,我找到一件搁置许久的小件。撕开,里面是一封信,信封上工整写着三个字:阿姐收。

是阿禾的信,我心头泛起一阵欢喜。“阿姐”是阿禾对我的专属称呼。

我与阿禾同岁,从小隔墙而住。我们一起走过村头的石板桥,一起在河滩捡石子,一起在田埂挖野菜,一路相伴读到初中。后来,我去外地读书,家人也搬去了县城。起初,我与阿禾还保持通信,日子一忙,便渐渐断了音讯。

“你还记得我吗?我是阿禾。”信的开头透着些许瑟缩。怎会忘记你呢,傻丫头。我不禁暗笑。

遥想小时候,阿禾生得伶俐,爱红爱俏,功课也好。十岁那年夏天,村头老槐树下,她梳着两条黑亮的麻花辫,辫梢系着一截红毛线,风一吹,随着发丝轻扬。那时,我们望着远方,约定要好好读书,一起去看外面的世界。后来,阿禾失约了。

十三岁那年,因父亲突然病倒,阿禾无奈辍学打工养家。辍学前一天,她抱着课本哭着说:“对不起,阿姐。”第二天,她就进了镇上的玩具厂。

信里写道:“一个月挣九百元,自己留五十元,剩下的都寄回家。我想着,熬几年就好了。”

二十岁那年,父母用六万元彩礼,为她定下婚事。没有像样的陪嫁,也没有热闹的婚礼,她沉默着,嫁给了只见过一面的男人。

在婆家,她几乎没有闲下来的时候,哪怕腰痛到站不直身子,也不敢歇息。

那天,她督促玩游戏的儿子写作业,儿子把书包一摔,吼道:“这是我爸家,你别管我。”丈夫头也不抬地丢出一句:“本就没有你说话的份儿。”

她没争辩,转身进了厨房。一滴泪砸在案板上,正切菜的刀顿了顿,她轻轻仰起头,跟往常无数次一样,把泪水悄悄咽了回去。

“弟弟是你的靠山,你不帮他谁帮他?”弟弟要说亲,她仅有的一点积蓄,被母亲要走。公婆骂她吃里爬外,丈夫也终日冷着脸。

没过多久,丈夫便以日子过不下去为由提出离婚。就这样,她被悄无声息地赶出了家门。

回到娘家,母亲先堆起笑,以为她又送钱来,听说她离了婚,笑容瞬间僵住:“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家里有个离婚的姑娘,你弟弟还怎么说亲!”

从此,她便一个人过,在镇上租了间小房,白天在厂里做工,夜里打零工。如此加班加点地干活儿,才能支付儿子的抚养

费和父母的养老钱。

信写到这里,字迹微微歪斜。

“前年查出了重病,医生说是长年郁结熬出来的。住院的时候,我总想起小时候我们的约定。”

“这辈子,我活得安安分分,供弟弟读书,给家里盖房,为婆家操劳,到头来,没落下一句好。”

“阿姐,你说如果我当年没退学,人生会不会不一样?”

最后一行字,轻得像一声叹息:“就说到这里吧,阿姐。”

我把信看了一遍又一遍,心头那点突如其来的欢喜早已消散。

我驱车五个小时赶到老家时,已经是黄昏时分。村边的小河依旧静静流淌,村头老槐树依然苍劲挺拔。我站在村头,望着熟悉又陌生的村庄,心头忽然生出几分怯意。

路过的本家婶子见了我,愣了一下,低头拨了拨衣角,轻声道:“你咋这个时候回来了?”

“婶儿,阿禾还好吗?前些天她给我寄了信,我今天才看到,有些担心她。”

“你……来找阿禾啊。她人不在了,前天刚下葬,就埋在村后那片地。”

“怎么会?她还那么年轻啊!”我惊道。